

# 美俄仅存军控条约续约遇阻

■胡文翰

作为美俄之间仅存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问题，一直引发美俄两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从外媒近日报道的情况看，特朗普政府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一事反应冷淡，让俄罗斯感觉谈判“前景不明”。

## 特朗普政府反应冷淡

2010年4月8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有效期为10年，经双方同意可延长5年。根据条约，两国须全面削减冷战时期部署的核弹头与导弹，在条约生效7年后（即2018年）将各自核弹头削减至1550枚，核导弹发射装置和可发射核武器的轰炸机等运载工具数量减至800件，其中已经部署的核弹头运载工具数量不得超过700件。

由于条约即将在2021年到期，近来要求两国续约的声音不断高涨。俄总统普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与美国商讨续约事宜，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反应冷淡。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正在重新考虑”对条约的立场，但政府“尚未准备好进行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今年4月表示，在《中导条约》遭破坏后，不排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续约方面会出现问题，“华盛顿奉行的方针是根除军控条约。在《反导条约》被撕毁后，《中导条约》也面临同样命运。其后，不排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在今年G20大阪峰会前夕，俄总统普京对外表示，希望在“普特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商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问题，“我们（俄罗斯）提议准备进行谈判，但美方尚未给出任何回应。《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如果目前还未开始谈判，那条约将结束”。7月4日，普京在访问意大利时向外界透露，“俄罗斯多次建议美国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或重签问题，但并未收到美方回复。因此，俄罗斯认为在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



美空军X-60A高超声速飞行器

与美国开展协作前景不明”。

## 美国内存在较大分歧

总的来看，对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问题，美国国内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国内有声音认为，俄罗斯并未很好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规定。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还曾向国会提交一项议案，要求在俄罗斯没有削减其核武库前，禁止从国会拨款以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军方则认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在其他世界大国竞相发展新一代战略核力量背景下，如果美国与俄罗斯续约，就可能让自己在全球核军备竞赛中处于不利位置。美国军方的意志在2018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得到了体现，其中规定美军要推动核武器、核基础设施和运载系统现代化，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准备用核武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

美国部分学者认为，美俄续约或者达成新的军控条约，有利于全球安全稳定。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美国

军控协会等智库组织近期密集刊发汉斯·克里斯滕森等军控专家的文章，要求美国政府同俄罗斯开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谈判，称如果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约，将对全球核安全形势产生严峻挑战。

## 续约之路或充满挫折

应该说，从设计初衷和近年来执行情况看，《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对美俄战略核武器发展做出过多限制，也未有效遏制两国战略打击手段的发展：美国近年来大力发展定向能武器、高超声速武器等非核战略威慑力量，俄罗斯则大力研究“萨尔马特”重型液体洲际弹道导弹等。因此，外界有声音认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名存实亡。

但从实际效果看，作为美俄（苏）两国三大军控条约（另外两个是《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中仍在运行的“独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还在发挥重要作用。该条约在遏制美俄战略核武器“量的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展现了美俄两国推进核军控的承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指向标作

用。尤其是在美俄战略博弈不断升级背景下，该条约的存在为美俄两国维持战略沟通和互信发挥了一定作用。

一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最终失效，其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条约失效意味着自冷战起核大国之间依靠条约维系的军控体系基本瓦解，使美俄再次回到冷战初期无约可依的“纯”战略对抗状态。其次，条约失效会增加大国间的不信任度，对未来军事大国间开展军控对话、谈判起到消极影响。

与之前许多军控谈判一样，美俄两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谈判可能会较为艰难。据美媒报道，美俄两国在今年秋天和明年春天将分别就条约续约事宜举行磋商。由于两国对核军控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作用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这两次会谈可能不会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有美媒调侃称，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最大的希望是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总的来看，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全球安全考虑，美俄两国推进核裁军是大势所趋，希望双方在多次“讨价还价”后达成一份符合各方期待的新协定。

## 环球时评

# 太空渐成军备竞赛「热战场」？

■赵振宇

当前，太空正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和军事能力角逐的新战场。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太空军”后，太空武器化或战场化成为热议话题，其他国家也开始争相效仿。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法国将于今年9月成立太空军事指挥部，把空军变身为“太空军”。有媒体报道称，预计还会有更多北约国家提出相同想法，因为北约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承认太空是一个独立作战领域。

一些大国近来纷纷出台太空军事行动或太空军事战略。智库机构“欧洲之友协会”分析师、前北约官员杰米·谢伊表示，谁控制住太空，就同时控制了陆海空；不能控制太空，就难以控制其他战争领域。特朗普政府挑起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潘多拉魔盒”将被打开。大国纷纷加入太空军事化竞赛，引发世界广泛担忧。

可以说，在组建“太空军”上最激进的是美国，特朗普主政白宫以来，奉行大国竞争战略，多次提出“全力备战太空”，不断加速太空军事化进程。2017年，美军组织“太空军旗-2017”联合战役演习，推进太空作战从战略层面向战役战术层面拓展细化。2018年，美军出台《太空作战条令》，对美军太空联合作战中的指挥、控制、计划、实施、评估各个环节进行详细规范，组织“施里弗-2018”太空战演习，探索太空作战新理论，组建太空司令部，成为美军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不断推动太空部队独立成军。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航天发射的国家之一，具备一定的航天技术基础，但不能算世界航天强国。在自身能力不济情况下，未来，借助外力或将成为法国推进太空军事力量建设的主要途径。法国是欧洲航天局主要创建国之一，也是欧盟、北约重要成员国，既可以整合调动欧洲力量，又可以利用美俄矛盾，双边借力。事实上，欧洲航天局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也与俄联邦航天局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正在共同研发新型“联盟”运载火箭。

今年3月27日，印度对外宣布完成一项代号为“夏克提女神任务”的反卫星试验，成为继美、俄等国之后，第4个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国家。紧接着4月，印度成立国防太空局，6月又成立国防太空研究组织，专门负责研发太空作战系统和相关技术，如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轨武器等。

日本也在积极增强太空能力。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称，要强化太空监视态势在内的太空战

力。近年来，日本不仅发射多颗侦察卫星和军用通信卫星，还计划构建太空监视网，军事航天活动从幕后走向台前。

太空是人类共有空间，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生产生活与太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如今，美国等国竞相将军事触角伸向太空，将使太空军备竞赛走向公开化、激烈化和战场化，这种趋势值得各国和联合国高度重视，否则太空将成为真正的战场。

# “小默克尔”出任德国新防长

■王 权

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在前防长冯德莱恩当选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任命一向被认为是总理接班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出任新防长。



卡伦鲍尔

## 火速任命，出人意料

7月16日，德国官方确认，卡伦鲍尔将成为新任防长。默克尔曾表示，冯德莱恩之后的新防长人选将得到“迅速”决定，“这将是一个非常快的接替过程，防长位置不能长时间空缺，所以不用花很长时间，你们将得到通知”但外界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迅速”是如此之快。“德国之声”报道称，一切发生的都很快，几乎让人目不暇接。从冯德莱恩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默克尔承诺寻找新防长再到正式宣布消息，中间仅相隔数小时。

报道称，卡伦鲍尔的上任时间也不会拖泥带水，将与前任实现“无缝对接”。基民盟副主席托马斯·斯图布勒称，此番新旧防长交替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本热门候选人，比如卫生部长延斯·斯潘、前国防副部长彼得·陶伯尔等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尘埃落定。其中，最倒霉的应该是卫生部长斯潘。他在去年基民盟主席竞选中就输给了卡伦鲍尔，

不仅自己的支持率持续走低，还连累到基民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名声。

在此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卡伦鲍尔领导的基民盟在30岁以下的选民群体中得票率为13%，大约是绿党的1/3，被认为是空前惨败。选举结束后，卡伦鲍尔没有检讨本党原因，反而指责网络言论影响了选民投票行为，引发网民不满。

事件发生后，德国记者联合会主席弗兰克·尤伯奥给卡伦鲍尔贴上“过度情绪化”的标签，称其在处理紧急事件时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沉稳，而且“在与数字世界沟通方面表现出十分无助的状态”。基民盟内部也对卡伦鲍尔试图“甩锅”的做法不满。青年党员领导人蒂尔曼·库班表示，“我们自己的彻底失败，怎么能怪罪别人呢？”

## 防长的位置不好坐

“政治”网站认为，默克尔任命卡伦鲍尔担任防长，可能有继续考察和锻炼其能力的考虑。但该网站同时提醒卡伦鲍尔，防长并不是一个好坐的位置。

据悉，由于缺乏足够资金，德国防长被认为相当难干。德国政治家曾将防长的位置戏称为“弹射座椅”，已令多名试图坐在上面的人受到影响，有些人的政治生涯甚至就此终止。刚刚离任的冯德莱恩就是个典型事例。她担任防长7年时间，只留下了一个“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的名声。

默克尔或许认为，卡伦鲍尔的强硬和倔强可能不适合担任政府首脑，却适合管理军队。总理办公室主任赫尔格·布劳恩说，基民盟主席出任防长的决定是在向德国国防军传递强硬信号——未来他们可能会受到史无前例的严格管理。



俄方提议俄印两国联合升级苏-57战斗机

# 俄印欲签海陆空武器大单

■宋国萃 王仁鑫

近期，俄罗斯官员透露，俄印两国计划签署总额达140亿美元的武器大单。俄军事专家称，此次订单不仅金额可观，合作项目也很广泛。这也是两国加强经济、外交等领域合作后，在军事领域采取的又一举措。

## 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据报道，俄方计划向印度转让先进潜艇技术，提议与印方在“阿穆尔-1650”型常规潜艇基础上联合设计和制造新潜艇。新潜艇水下静音推进能力更加出色，且配备鱼雷和“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被视为俄最先进达级潜艇的缩小版。该项目打破了以往俄仅向印度提供制造俄式潜艇生产许可证的惯例，进一步“开放技术”。这对坚持“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而言，很有吸引力。印度媒体称，俄已将印度6艘常规潜艇的招标基本揽入囊中。

俄印还就11356型护卫舰（印方称塔尔瓦级）的供应方案达成一致，明确由俄提供两艘总额9.5亿美元的成品舰，在印度本土生产其余两艘，所有工作将在

2026年前完成。届时，印度将拥有10艘塔尔瓦级护卫舰。两国还就印方租借1艘阿库拉级核潜艇展开细节磋商。

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向印空军提交的米格-35竞标方案显示，米格-35将以“四代+”战机身份参与印110架战机的全球竞标，较F-16等美欧战机，胜出几率很大，特别是俄提出包括“布拉莫斯”导弹在内空射武器的合作项目极具诱惑力。俄方还称“已准备好与印度联合研制和升级苏-57战斗机”。

在土耳其高调接装S-400防空系统后，外界对于俄印S-400的合作项目尤为关注，印方明确表示，采购S-400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干扰，俄方则表示，“希望年底前收到预付款，2020年开始交付，2025年完成交付”。据称项目总金额达54.3亿美元。此外，印度还将从俄购买18架苏-30MKI和20架经过现代化升级的米格-29，以及450辆T-90坦克和60多万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俄新一代“阿玛塔”坦克也进入印陆军山地军采购清单。俄部分军工人士表示，不排除向印方出售近期不断“曝光”的航母设计方案。

## 面临诸多掣肘因素

分析称，俄印密集军事合作，可谓各取所需。俄通过扩大对印军售，跻身印度洋战略圈，摆脱西方围堵；印则借助俄技术推进“印度制造”战略。

不过，排除美国等外部因素，双方合作仍面临诸多掣肘因素。一方面，俄印前期的航母改造、战机升级等工程曾为双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阿穆尔-1650”潜艇数年前因没能达到俄海军预期而未按时验收，俄海军高层对该潜艇颇有微词；另一方面，近期印以“复盘”克什米尔地区冲突为由，提出邀请英国将红外制导短程空空导弹整合至苏-30MKI中，并计划用以色列“德比”导弹替换俄式远程空射导弹，此举恐将触碰俄方底线。

另外，受限于技术兼容问题，俄方的技术“红利”在印度军工领域未必能引起较大反响。比如，此前印度从俄公司进口原材料和组件，并在本土纳西克工厂组装苏-30MKI，因技术消化问题延迟3年未开工。